

雙面刃：科學研究與媒體寵兒

文·圖／程延年

摘要

任何一座科學本質的博物館，舉世皆然，於科普推廣、渲染，有著典範的引導角色。浮面的科學活動一經由「精心策劃」的展示，藉著「精準、有趣、引人入勝」的解說系統，遂行科學教育的渲染與擴散，博物館誠然是一座說故事的劇場！博物館的看熱鬧，當根植於科學研究成果的深度轉移——科學研究與媒體寵兒是雙面刃，是一座博物館信譽(reputation)的終極試煉。

關鍵詞：雙面刃、科學研究、媒體

「冥古書齋」是我書屋的名字，緣起於地質史上最初始的幽冥年代（距今 46 億年前到 40 億年前之間），混沌初開，稱之為“Hadean Eon”，讓我探索、為之深深著迷。書房裡，兩張桌案，左案讀詩，右案寫論文。近日閱讀兩本大書，若有所得，咸從捧手。一是人文、宗教神性的《僧侶與哲學家-父子對談生命意義》—哲學家：父親尚·方華斯·何維爾(Jean-François Revel)為法蘭西學院院士；僧侶：兒子馬修·李卡德(Matthieu Ricard)為巴黎巴斯德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，師承諾貝爾大師(François Jacob)，取得學位，立地向佛，移居喜馬拉雅山區，卅年過著佛教僧侶的生活。《僧侶與哲學家》是場知識的饗宴，充滿著生動、啟發性的想法，探討人類最深層的終極問題。這正是本書的迷人之處！書案右側，擺著剛讀完的《尼安德塔人—追尋失落的基因組》(Neanderthal Man: In Search of Lost Genomes, 2014。中文版：夏日出版社，2015)。作者 Svante Pääbo (帕波)是德國萊比錫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的主任。一生投身學術，追尋尼安德塔人的核酸序列，探究發生於德國尼安德河谷洞穴內的骨骸序列，到底與現代人類的親緣關係為何？作為敬業的傑出科學家，率領卓越團隊，鏗而不捨，獨排主流眾議，創建自我體系思維，誠為科學研究後生晚輩之典範！2010 年 5 月 7 日，發表於「科學」期刊封面故事的重量級論文：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hal Genome (尼安德塔人基因組序列初探)，堂堂 12 頁篇幅！羨煞人也。大師評論指出：科學家等待已久的尼安德塔人基因組序列，推斷現代人類與尼安德塔人，或許在中東某處，於數萬年之前進行了雜交混血的過程。史前「人類」迷人的艷遇與遭逢，誠如中文版推薦序中，程樹德教授所言：「媲美《雙螺旋》一書，有過之無不及！」

功成而名就、實至而名歸，乃「自然之理，而非必然之事」(熊十力語)。這裡有著**努力**、**運道與命定**。回到主題「雙面刃」一事，在 2015 年 3 月 2 日，禮拜一的清晨，我翻開聯合報，頭版頭條橫幅，赫然出現斗大標題：恐龍原來有彩色羽毛！成大學生楊子睿與德國團隊研究登上「科學」。讓我心頭一震！我曾經指導過的成大碩士生楊同學，以「恐龍生殖、孵蛋行為探究」完成碩士論文。他努力自持，修習德文，說寫自如，終於順利取得雙份獎學金，赴德進入研究所博士生團隊，投身歐陸古生物演化學大師馬丁(Martin Sander)門下，鑽研恐龍蛋的引伸行為、生殖模式，前程無可限量！而恐龍羽毛的色彩之議，始終是古生物學家與演化生物學家的迷人話題。早在多年前，古生物學家就已經利用殘存的色素粒子，推論出中生代化石恐龍、鳥類的羽毛色彩分布，前後發表超過了四篇論文，引發一連串的驚艷與辯駁！這篇頭版頭條的地方記者，發自臺南報導，讓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，我名之為「楊子睿烏龍事件」，早餐也食難下嚥。不到一刻鐘，楊同學從德國波昂飛鴿傳書，狀似驚恐萬分：「老師，我現在很困擾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我在回臺時，有去找過成大的某位老師聊天，然後.....，他介紹一位記者給我認識.....，跟他聊天，結果他跟我要了一張照片，就發了新聞稿.....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寫的內容.....。我擔心，這事對我未來會有傷害.....。」這，正是當今臺灣媒體文化的本相！這，正是濫用第四權的典型！造勢、渲染、鎂光燈下、媒體大筆、名嘴兩張嘴皮！理想中，歐陸、西方的「科學記者」(Scientific Reporter)在此付諸闕如，天馬行空，莫此為甚。報導中，取自網路的「科學」期刊 2014 年 12 月 12 日的封面故事，和引用自「大陸網站」的一隻恐龍復原圖像，完全是

張飛打岳飛，風馬牛不相干！前者為全球首次現生鳥基因組的解碼發表。專刊中有一篇鳥類群演化的回顧總結論文(Review Summary)，是由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徐星博士、周忠和院士領銜發表《理解鳥起源的整合跨域研究》，重錘定音，引人重視。而東拉西扯的附篇報導《電影與真實差很大—侏羅紀公園恐龍無毛為省錢》，更是一派胡言。附圖中，彩色恐龍羽毛與現生鳥羽毛比一比，註明截圖於中華龍鳥，取自大陸網站，更是令行內古生物/演化學者深感不可思議！問題在於：怎麼樣孵化出這一篇數千字的頭版報導文字？怎麼樣拼湊、端上桌這一個拼盤大餐？獨家頭版？

兩個星期之後，科技報導 399 期，也在頭版登出了：《聯合報》恐龍彩色羽毛報導錯誤百出的一文。善盡了真正「科學性」報導的真實面相，呼應了這個刊物所標榜「全方位視野，科技人關懷」的初衷旨意。船過水或許無痕，雪泥鴻爪終究留下了足跡。二個月後，2015 年 5 月 21 日，美國「新科學人」雜誌(New Scientist)登載了「恐龍產下彩色的藍綠色澤蛋的首次證據」，這誠然是 Martin Sander 團隊針對中國白堊紀恐龍蛋化石的多年研究，首篇的論文報導—楊子睿正是這個研究團隊的要角之一。蒙他拿州立大學的 David Varricchio 教授指出：「這是我們科學界首次關於恐龍蛋顏色的直接證據。這對於恐龍築巢、生殖、孵化行為，有著重大的、非主流的另類思考！」而「恐龍孵不孵蛋？」這個議題，師徒相承，已經歷經 15 年的漫漫長路。這，就是科學研究的正相！

任何一座科學本質的博物館，舉世皆然，於科普推廣、渲染，有著典範的引導角色。浮面的科學活動—經由「精心策劃」的展示，藉著「精準、有趣、引人入勝」的解說系統，遂行科學教育的渲染與擴散，博物館誠然是一座說故事的劇場！然而在浮面熱鬧之下，當是嚴肅、深層的自知、自省與自制。我們深切以為：

- (1) 博物館的看熱鬧，當根植於科學研究成果的深度轉移—科學研究與媒體寵兒是雙面刃，是一座博物館信譽(reputation)的終極試煉。刀光劍影，燈紅酒綠、天橋的把式，終將被嶄新時代之認知所消蝕。任何一場臨展(特展)，若是沒有基底深沉研究的轉化，終將成爲一場看熱鬧、作秀式的煙火幻象。「恐龍蛋」特展就是典型的例子，能不深思慎行！？
- (2) 看熱鬧，當奠基於科學物件的廣度(多樣性)，經由**專業策展人**精心布陳、篩選，理出科學脈絡與前人研究成果的假說體系。提呈關鍵性問題，點撥出另類可能的科學思維。
- (3) 科學展示，其內涵與解說文字的「精準性」，遠遠優先於「精彩性」。中國龍(Dragon)與龍捲風！？又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，輕率而無任何科學實證。
- (4) 如何建構一個象牙塔內「鐘樓怪人」的人文素養；建構一個「象牙塔外」所謂科學報導的基本科學素養，才是王道。實言之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矯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各個部門主其事的領導菁英群們，能不慎乎！？



圖 1. 天地無盡藏！「冥古書齋」一角。



圖 2. 探究生命真諦的幾本大書



圖 3. 雙面刃。科學研究與媒體渲染。